

高铁驶不进“美国梦”

(上)

◆ 张晓东

“如果没有它,八十天环游世界的梦想永远只是梦想而已。过去,从纽约到旧金山最顺当也要走六个月,而铁路建成后只需要七天。”

儒勒·凡尔纳曾经如此盛赞历史上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145年前的1869年5月10日,美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

这条被BBC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铁路连接艾奥瓦州的康瑟尔布拉夫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至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东岸的奥克兰。这条铁路连接当时美国东部的既有铁路网,首次实现以铁路连接美国的大西洋海岸与太平洋海岸。

1863年这条铁路动工的时候,人们还在计划将用至少14年的时间来完成它。然而,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这个计划就实现了。

145年后的今天,曾经辉煌的美国铁路事业陷入低谷:13万多公里的铁路被拆毁,客运量大幅萎缩,整个铁路行业陷入困境,论证了30多年的加州高铁项目至今尚未动工。

145年后的今天,从东京到大阪、从巴黎到伦敦、从北京到广州,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都建成或在建时速300公里左右的高速铁路,但在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铁路旅客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却仍然只能忍受100公里时速的“龟速”列车。

奥巴马说:“能否重建美国的交通系统,事关能否赢得未来。”然而现在看来,这愿景只是“看起来很美”。

一个“世界级笑话”

曾经缔造“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美国佬们估计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遭到来自大洋彼岸中国人的嘲笑。

已经拥有全球最强大高铁网络的中国近年来在该领域意气风发,《纽约时报》称,“高铁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如今,它又成了中国对美国指手画脚的好理由”。

从东京到大阪、从巴黎到伦敦、从北京到广州,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都建成或在建时速300公里左右的高速铁路,但在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铁路旅客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却仍然只能忍受100公里时速的“龟速”列车。



■ 1869年美国太平洋大铁路通车

这里的“指手画脚”即是指《人民日报》于8月下旬发表的一篇名为《美国“高铁梦”成了“世界笑话”》的文章。

报道称,在目睹高铁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后,美国人的“高铁梦”愈发强烈,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就提出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但分裂的政府和政党纷争使得美国至今未铺出一根高铁铁轨。

为了强调“铁路客运状况比较糟糕”,做出上述报道的记者还举出了实例:“记者曾从华盛顿搭乘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列车前往波士顿,原定六个小时达到,结果因为下了一场大雨,这趟旅程用了13个小时。”

事实上,奥巴马自2009年提出的高铁计划迄今为止的确是毫无进展。

“想象一下吧,火车以超过100英里(约160公里)的时速快速穿越城镇,起点站距家门口只有几步之遥,终点站距目的地不过几个街区,这不是遥不可及的虚幻远景。”现在看来,奥巴马上任不久后发表的这段讲话真是十足的“画饼充饥”。

2010年2月8日,美国副总统拜登提出的一项在6年内投资530亿美元建设高铁的计划,被由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否

决。再加上过去几年间,奥巴马政府的相关资金并没有直接用于建设高铁,而主要用于升级现有铁路设施,导致进展缓慢。

《纽约时报》称,奥巴马政府没有将那110亿美元直接用于高铁项目,而是错误地将资金分下去,用以升级现有的美铁(Amtrak)服务。升级后,美铁列车的运行时速依然不会超过110英里(约合180公里)。与此同时,根本没有资金被直接用于东北走廊的运输服务,而那里才是最有可能发展高铁的地方。

“奥巴马政府管理之前高铁拨款的糟糕程度,堪比管理《合理医疗费用法案》的推出。”美国地面运输委员会的前办公室主任弗兰克·威尔纳表示,高铁法案和奥巴马的医改一样让人无语。

随着奥巴马的第二任期接近尾声,一些专家称,他的那些话不过是幻想。“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建成一个能服务于80%的美国人的高铁系统?这个概念是不折不扣的炒作,不用专家就能看穿。”因此2012年以后,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已不再提及高铁。

美国人需要高铁吗

为什么铁路大国出身的美国,在高铁方面却成了一些美国人所谓“发展中国家”

了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工程学教授威廉·伊布斯表示,高铁项目取得成功的国家,人口密度、油价和公共交通使用率都更高,拥有汽车的人口比例也更低。“因此,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开通高铁根本不合理。”他说,“地理不一样,其他因素也太不一样。”

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1000公里是高铁与民航竞争的临界点。1000公里以下的路程,高铁具有运营性价比优势,超过1000公里则无法与民航展开竞争。东京到大阪、巴黎到马赛、北京到上海,这些具有示范意义的高铁线路都是接近或小于1000公里的。

对美国而言,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带多位于东西海岸,广阔的中西部地带几乎没有建造高铁的必要,这决定了美国人不可能像建设太平洋铁路那样去建设高铁。比如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和第二大城市洛杉矶间的直线距离超过3000公里,这比上海到乌鲁木齐间的距离还要远,更何况中间经过的地带全都是经济相对落后且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地带。

“高速列车虽然在欧洲和亚洲的某些地区运行顺利,却未必适宜每平方英里只有86个居住者的美国。”有评论人士指出,美国的乘客出发点和目的地高度分散化,高铁难以适应,这点同欧亚人口密集,高铁有吸引力截然不同。

在中国高铁经过的城市中,即使最小的也超过了500万人口,反观拟建的加州高铁项目,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沿线的海湾服务区只拥有约400万人口,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并不存在修建高铁的驱动力。因此加州和佛罗里达的高铁项目虽然对客流量都有较高的预计,但仍饱受“没什么证据表明高铁路线一定会迎来大规模客流”的质疑。

另外一方面,习惯了公路与航空出行的美国人民不见得会买高铁的账。据美国运输部统计,2001年在出行80公里以上的美国人当中,56%的人乘坐私人汽车,41%人乘坐飞机,2%的人乘长途汽车,只有1%的人选择火车。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17.顽强地活下去

对日本医生而言,疟疾只是小儿科,没必要吃药,即使有,也不给。艾伦主动到医务室去观察情况,寻找机会偷药。后来终于让他逮到了机会。第二天,他的潜伏计划成功了,他偷到一些奎宁。身体慢慢地康复了。

在艾伦看来,他的父母亲朋好友一定以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失踪了。他们只知道他被遗弃在巴丹岛。别说父母亲朋,就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被押送到东北,会被像狗一样对待。艾伦想起刚来时一个管辖战俘营的日本军官的话:“战俘营将是你们今后几十年生活的地方,等美国战败之后,你们的家人可以来看望你们。日本一定会打败美国……”

可惜这番“豪言壮语”,没有人相信。战俘们想尽办法,与日本人捉迷藏。

第一个圣诞节来了。4卡车的蔬菜和面粉,1卡车的肉,由战俘们轮流扛到厨房。这下,战俘们高兴坏了。他们趁看守不备,把肉、胡萝卜、土豆纷纷藏在雪地里。靠这些,一部分战俘度过了一个像样的圣诞节。没有吃的,他们就偷,至于怎么偷,大家各有办法。说起来,还是格罗凯特的办法最没有风险,他整天围着集中营里为日本兵做饭的厨师转,指着胡萝卜或者西红柿之类问个不停,“这东西是什么?”“真的能吃吗?”“厨子把这个美国兵当白痴了,于是准许他尝尝。格罗凯特装出将信将疑、半推半就的样子,将东西一一塞入嘴里。

他们还捕杀野狗。有的战俘偷偷地从厨房弄来馒头,骨头作为诱饵放在营地中间,等狗走进来,有人拉绳子套住狗腿,有些人上前将狗打死,一块分吃了。捕杀野狗的创始人还是格罗凯特,他不但吃了狗,还用狗皮做了一双鞋。附近村子里的狗,差不多都被战俘们偷吃光了。随之,狗肉黑市交易市场活跃起来,8盎司狗肉可以换10支香烟。格罗凯特是美国陆军得克萨斯骑兵团的士兵,战后多年被战争综合征困扰,1982年死于心肌梗死。

当然,能够吃到狗肉,这是他们住得近的好处,那些住得远的战俘可没有那么好运了。

韦弗讲起他的这段经历时,对没有吃到狗肉仍感到遗憾。

为了生存,他们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日本人的厨房后有个垃圾堆,他们会瞅准时机,

从中捡一些橙子皮、烂萝卜块、洋葱头、茶叶等。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运气。罗伯特·布朗,一次渴得要命,在走路的时候忍不住跑到路边的一个脏水坑边喝水,结果被一个日本兵用枪把打成了脑震荡。

奉天的雪又多又大,是战俘们印象深刻的事。遇到下雪,他们被命令必须马上把房顶上的雪扫下来,否则屋子会塌顶。这也给战俘们阴暗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乐趣。绝大多数战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爱玩好动,他们常常一边扫雪,一边偷偷观察日本看守,趁看守一不注意,就玩起打雪仗。

战俘们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快乐,不论是什么快乐,哪怕是上面有一片天空的简单风景,白天或夜晚的一个小时,哪怕是自己的一个梦,梦中的自言自语,都给他们的日子涂抹了些许亮色。战俘们领教了尘土飞扬和泥泞不堪的道路,领教了尖利的石头,领教了刺骨的冰雪。但他们却都顽强地活下来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死。

战俘们非常渴望日本人发发善心,改善他们的生活。日本人却不这么想,把战俘整得死去活来,是他们乐于享受的事情。

1942年6月25日,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发出训令:“在日本,我们对于俘虏既然具有自己的观念,那么在待遇上自然也要多少要与欧美各国不同。在处理俘虏时,你们应当遵守各种有关规定,以期处置得当……但同时应不使他们有一天不劳而食。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力和技术来增加我国的生产,并应努力使其有助于大东亚战争的实行而不让有任何人力的浪费。”为了不浪费这些事先挑好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技术,到达北大营的第二天,日本军官就到各营房视察。他们给每个战俘都发放一张表格,要求详细填上自己的技能和工作经历,并写明各自军衔和番号。如有违令,将受到军法审判。

等战俘们的身体稍好点时,他们被押送到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MKK)去工作。这是当时使用盟军战俘最多的日本工厂。

4.女生纷纷猜测他的长相

晚自习后,卫思康来(3)班门口探头探脑,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掌握了秘密情报。他坐到熊晓科旁边,正准备“容臣细禀”,发现已经围了一圈人,包围、罗晋、彭晓燕……

“你们当听说书啊!”卫思康嘀咕,又整顿衣裳起敛容说,“今天我说的,不要外传,稽畿家里超级、无比有钱,貌似他一年零花钱有八万人民币……他追起妹子来,排场很大的,礼物基本是一箱一箱送的……”

卫思康走后,(3)班教室里还在讨论这件事,有怜悯康素沁不得和这混世魔王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也有人质疑消息的真实性,觉得人言可畏,这个男生那么有钱,出手阔绰,很可能就有同学因为嫉妒“黑”他;马上又有人反驳,说肯定是闯大祸了,不然,好端端干嘛拿皇地从西边跑到东边来?

稽畿来的那天,早晨疾风劲雨的,校门口积了好大的一汪水。康素沁撑着一把香槟色的伞来学校,看到绰号“巧克力”的黑脸门卫正和执勤的男生一起,搬来几块塑料板,搭一个临时的摆渡桥。这个门卫大叔平时人不还错,也挺好说话,只是每天放学时在门口查“走读证”的时候,会变得有点凶恶。没有“走读证”和班主任批条的学生,一律不放出校门。“巧克力”看见康素沁,说:“今天不知道什么日子,雨比夏天还大。难道龙王来了?”康素沁心中苦笑:恐怕来的不是龙王,而是魔王吧。至于将来的这位新同学,除了熊晓科,罗晋这些真心为康素沁担忧的,也有人很好奇那个家境豪富、生活浪荡的男生,到底会怎样华丽登场。

女生纷纷猜测他的长相,司徒纯纯说:“我觉得哦,他大概长得和薛宝钗的哥哥差不多。”班长单子是她的同桌,听了冷静地反驳:“曹雪芹又没有写薛蟠长什么样咯,只说他‘性情奢侈,言语傲慢’。”司徒纯纯讪讪地说:“那他就和电视剧里那个薛蟠差不多。”

上午的语文课,韦薇老师破天荒地迟到了五分钟。熊晓科是学习委员兼语文课代表,刚想起身去语文教学组,就看见韦薇老师推门进来了。她今天穿了一件米色棉布衬衫,还戴了一串印第安式的玻璃珠,玻璃珠细细小

小的,颜色很鲜艳,每隔几颗玻璃珠,还穿了一颗杜松子核,式样很别致。真有品位呀,怪不得韦老师看不上黄遒啊,熊晓科想。

只听韦薇老师说:“对不起啊,今天有新同学来,我陪他走报到程序,迟到了。”大家齐齐看向门外,果然有一个白净的高个子男生。“进来呀,跟大家做下自我介绍。”韦薇老师温和地吩咐说。那个男生就以匀速直线运动走到讲台前,声音响亮地说:“我叫稽畿,稽康的稽,京畿的畿。”说完,就退到黑板边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原来是这两个字……”包围对走道对面的司徒纯纯说。司徒纯纯推了他一把:“就知道你思想龌龊。”

韦薇老师注意到这些小动作,就问:“包围,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包围站起来,两手交叠在身前,说:“哦,司徒纯纯早上一直在说:‘新同学千万不要长得像薛蟠哦。’现在人来了,我定睛一看,玉树临风、品貌风流,分明是柳湘莲嘛。司徒纯纯兴奋得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一定要打我一下。”全班哄笑。包围又是笑话司徒纯纯,又是打趣稽畿,一石二鸟,好像不太厚道。不过他是韦薇老师最喜欢的学生,老师只是说了他一句:“油嘴滑舌。”就让他坐下了。熊晓科在前排仔细观察,发现韦薇老师其实也强忍着笑意,老师这种想笑又屏住不笑的神态,最迷人了。

等班里笑声渐渐平息,韦薇老师又说:“新同学个子很高,如果安排他坐到前排,后排的同学上课就只看‘玉树’,看不到黑板了。只好委屈稽畿同学,坐到教室最后排去了。大家要关心、帮助新同学,下课了多去找他聊聊天。”

韦薇老师给稽畿安排的,是教室靠窗那排最后的位子。那里有一个书橱,放些大家捐赠的课外书籍、杂志,人称“图书角”。稽畿所占的那个空位,平时是供人坐在书橱边看书用的。书橱里有一本《法国名作家儿童小说选》,熊晓科最喜欢其中的马塞尔·帕尼奥尔《隐藏秘密的年华》的选段《伊莎贝尔》,熊晓科每读一遍《伊莎贝尔》,就会在图书角的位子上坐上一会儿,进入一种半真空的沉思状态。如今这亲切的位子归稽畿了,真是鸠占鹊巢啊。

矢车菊色的心情

戴紫泉

